

顏陳秋霞女士口述訪談稿

撰文／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研究部



照片 1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訪問顏陳秋霞女士（前）及其子顏清和醫師（後）

時間：2017 年 8 月、11 月間數次

地點：高雄市昌和牙醫診所

訪問：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研究部王興安主任等

紀錄：林婉綺助理專員

訪談稿整理：莊建華執行專員

壹、受訪者簡介

顏陳秋霞女士，1926 年出生於高雄市。為顏再添遺孀，1939 年，第三公學校畢業，曾在顏家裁縫店工作，23 歲時與顏再添結婚。二二八事件爆發時，再策於高雄車站中受軍隊攻擊而遇難，顏陳秋霞女士曾經目睹再策遺體。透過訪談，可提供更多不為人知的受難者的生命史，以補文獻之不足，並提供資料讓後人能謹記這段歷史。

貳、採訪前言

許雪姬教授曾對高雄市二二八相關人物進行口述訪談，當時 1947 年二二八事件爆發後，顏再策於高雄車站遭受到軍隊攻擊而身亡。¹ 然而，對於受難者顏再策並未有更多的認識。

本次透過顏清和醫師的介紹下，本館得以訪問顏再添的遺孀顏陳秋霞女士主述對二二八受難者的顏再策的進一步認識。顏陳女士為顏再添之妻，再策為小叔，因此本訪談主要針對再策、再添兩兄弟的求學經歷、二二八事件時遭遇及事件發生後顏家的狀況作為焦點，希望透過顏陳女士的訪談，補充受難人再策的生平。另外，本稿以下訪談紀錄內容以顏陳女士第一人稱主述，必要之處添加註腳或說明。

參、訪談紀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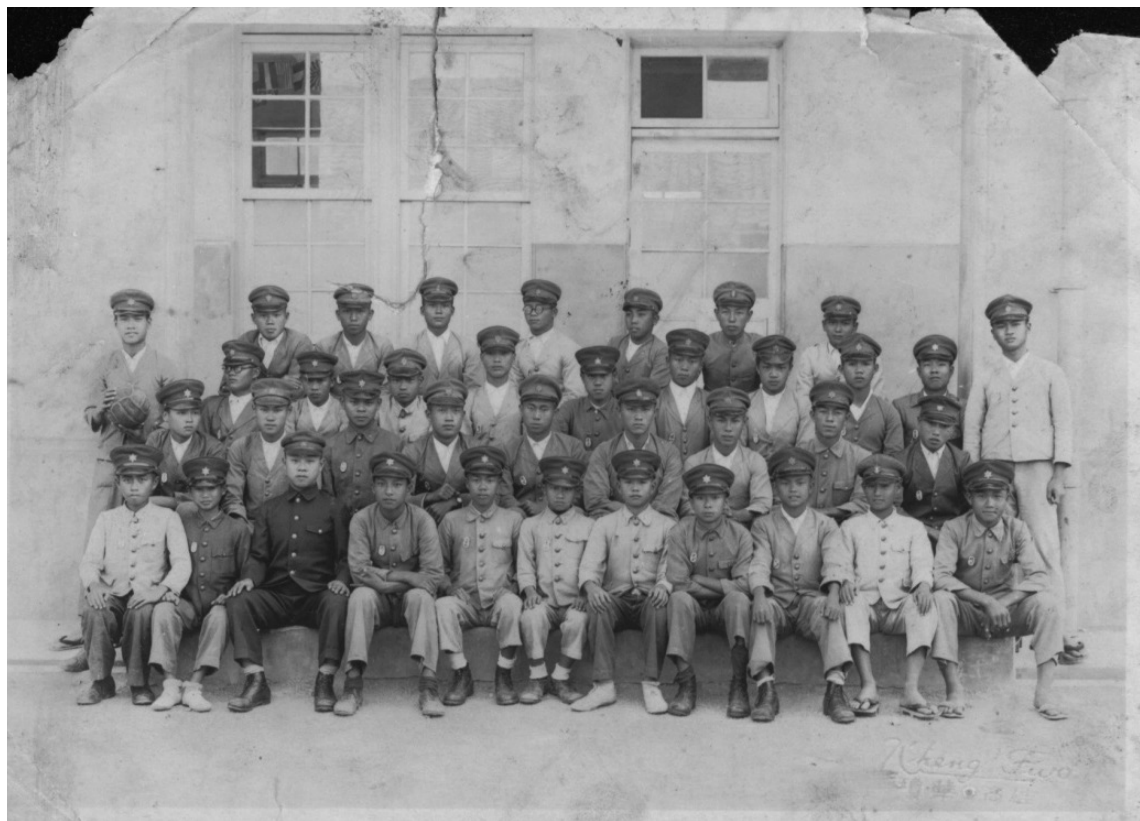
一、再添與再策的學生生活

我是 23 歲的時候與顏再添結婚，再添與再策差了一歲，我與再添亦差了一歲，跟再策同歲。兄弟倆人雖差了一歲，但因為再添較晚入學，兩人恰巧同年進入公學校就讀。日治時期，顏家就在高雄鹽埕埔、大公路這一帶，地址是鹽埕埔四丁目三十四番地，鹽埕埔派出所的斜對角的立屋附近。

再添與再策兩人均就讀高雄第三公學校（今高雄市三民國小），兩人大概二年級的時候才由澎湖西嶼的池東國小（按：日治時期為小池角公學校）轉入高雄第三公學校，我會認識再添兄弟，是六年級要上音樂課時，因為當時並非每個班級都有風琴，為了上課需要，才到再添的教室借風琴。當時再添是三十二班的班長，再策是三十一班的副班長。公學校畢業後，1939 年兄弟兩人同時進入高雄中學校就讀，當時中學校是五年制（初中二年，高中三年）。

1 許雪姬訪問、吳美慧紀錄，〈顏再延先生訪問紀錄〉，收於許雪姬等訪問、吳美慧等紀錄，《高雄市二二八相關人物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5），頁 353-357。





照片 2 高雄第三公學校畢業後至雄中念書的同窗聚會（前第一排右一為顏再策、右三顏再添）

資料來源：顏陳秋霞女士提供。

再添兩兄弟都會很讀書，也是認真，在校成績也很優異，我的手邊有一張再策在高年級時正在準備大學考試的照片，照片背面寫到正在認真的準備考試。再添 1943 年高雄中學畢業後，輾轉經過李冰心醫師的介紹，先到旗津的中洲國小當教師，後來考上了臺北的大學（按：臺北帝國大學）植物系，戰後，因為家境較為貧困，遂放棄了學業，回到高雄，至五福四路上的鹽埕國小服務，後又轉至大同國小擔任教師，直到 1968 年時暑假，有事外出，回程時自己騎摩托車摔車重傷過世為止。二二八事件發生時，再添可能還在擔任中洲國小的老師。

高雄中學校過去是以提供日本子弟就讀的中學校，臺灣人很少機會能夠進到高雄中學校就讀。我自己的成績不好，所以讀完公學校後，便沒有再繼續往上就讀。當時的老師對我相當的好，鼓勵我繼續就讀高等女學校，但高等女學校是專供日本子女就讀的學

校，提供給臺灣女生就讀的名額相當的有限，我們這一屆很少能進高等女學校就讀。印象所及只有一位隔壁班的ひれ子，媽媽是日本人，父親是照相館的老闆，公學校畢業後，順利考入高等女學校就讀，高女畢業後當了老師。印象中公學校的女同學中只有她進入高等女學校。

與我是公學校同屆的還有隔壁班的（余）陳月瑛，她也是高雄鹽埕埔人，其兄長陳水印亦是由日本留學回來的醫師。陳月瑛畢業後沒有繼續往高等女校就讀，反而進入了臺南的長榮女校。我當時與他們同一年由公學校畢業，我自己就選擇了就業，當時我們班有幾位女同學畢業後先到渡邊病院、吉井百貨公司實習工作，我自己在鋁罐製作工場擔任生產線的工作，直到再添的媽媽請我到裁縫店面工作，我才知道原來是到再添的家裡工作，原先只在學校看過兩人而已。

二、再策的滿洲建國大 留學經歷

再策讀書很厲害，在高雄中學校畢業前就已經考上了滿洲國的建國大學，² 所以再策是有滿洲留學的經驗。現在手中所典藏的照片中還有再策當時在雄中為了準備考試及去建國大學前的一些生活照片。要到滿洲建國大學就讀並非易事，報考的人數相當多，³ 但那一屆只有錄取三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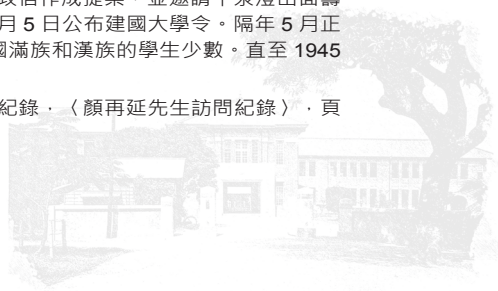


照片 3 左圖為顏再策於鹽埕區自宅奮發讀書；右圖為顏再策前往滿洲前所拍的紀念照，前方為顏壁（顏父），後方左起為鹽埕內科醫師李冰心之子李明星、顏再策、顏再添

資料來源：顏陳秋霞女士提供。

2 滿洲建國大學，以石原莞爾與板垣征四郎的「亞細亞大學」的構想為開端，由社政信作成提案，並邀請平泉澄出面籌組建國大學。1937 年 4 月，滿洲國國務院會議正式通過建國大學開學之提議，8 月 5 日公布建國大學令。隔年 5 月正式開學，每年固定招收 75 名來自朝鮮與臺灣等地的日本籍學生，另還有來自中國滿族和漢族的學生少數。直至 1945 年 8 月因為日本戰敗，滿洲國崩解而廢校，期間共有 1,400 名學生在籍。

3 根據顏再延的訪談錄指出，當時報考人數約在二百位左右。許雪姬訪問、吳美慧紀錄，〈顏再延先生訪問紀錄〉，頁 354。



臺灣人到建國大學就讀，除了再策之外，還有一位臺南邱姓同學及新竹蔡姓同學。

錄取後建國大學後，原先要讓再策先至日本集合後，再借道至滿洲，但因為戰爭的關係，不敢讓他們出發至日本集合，為此，建國大學派了同樣是臺灣出身的學長到臺灣接三位同學。再策好不容易到滿洲奉天後，因為人生地不熟，加上建國大學位於長春，離奉天（今瀋陽）有一大段路程，初到前幾日，竟然只能就地歇息落腳，之後才出發去學校。

聽再策描述，後來好不容易到了學校，建國大學校地幅員遼闊，裡面有飛機場，有能夠養牛、馬等畜類牧場，一切的生活鎖事都必須靠學生自行解決，而且新京（今長春）

一帶天氣寒冷，再策因為疑似有心臟方面的疾病，無法適應當地嚴寒的生活條件與氣候，經過一段時間後，便因不適應而返回臺灣休養，當時回到臺灣休養後，原本要再過去，但因戰爭結束，建國大學廢校，沒有再返回。再策並沒有像其他人待到戰後閉校才返回臺灣，算是幸運能夠回到臺灣的人，當時一同前往的兩位同學，戰後是生是死也無從得知，再策曾經有到臺南探望邱姓同學家，但結果如何，當時並未聽到再策提起。



照片 4 顏再策自「建國大學」回臺後所拍生活照
資料來源：顏陳秋霞女士提供。

三、戰後生活及二二八事件遇難

戰後，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辦理臺灣子弟赴中國內地升學的計畫，再策順利的考上了北京大學，必須先在臺灣訓練三個月的時間，但因身體舊疾仍無法應付課業，

訓練一個月後，便轉學至 1946 年才成立的臺灣省立師範學院（按：英語系）就讀。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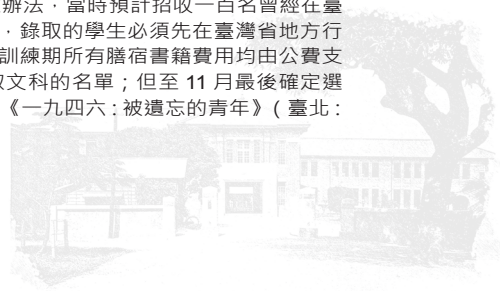
然而，就學後卻也因為家中經濟負擔過重，與就讀臺灣大學植物系的再添雙雙中綴學業，返回高雄就業。根據再添回憶當時在臺北生活經常無法吃飽，常常就是喝了點湯，幾枝空心菜果腹當一餐了。回到高雄後，再添便進入鹽埕國小教書，再策因為懂英語，先給一位代書作翻譯，同時也兼做家教。

二二八事件爆發時，再策具體遇害的過程，身為家屬的我們並不清楚整個過程，再策遇難的時候，我剛好在幫爸爸抓藥，顏家收養的女兒麗華，急忙的跑來告訴我，再策已經遇難的消息，我便急忙趕到現場，抵達時，再策的媽媽已經在現場，我也看到再策的遺體被人用擔架放在高雄中學的圍牆邊了，遺體後來被移回家中處理後事。至於再添有沒有參加高雄中學學生隊的活動，我的印象是沒有的，或許是再添害怕我們擔心，沒有告訴我們家屬。另外，再添與再策為何會參加雄中的自衛隊組織，我們家屬並不清楚這個說法是怎麼來的。

就在再策過世後幾日，有三至四個人到家裡要找再添，這幾個人有臺灣人、也有大陸人，其中兩位也到學校去找再添。後來，我聽他們提到似乎是找錯人了，就沒有再到家裡找再添。

再添在二二八事件後，便一直在大同國小服務，當時的教員薪資都相當的低，每個月都只有微薄的三百多元薪水，雖然有配發米糧，但要養活一家數口，仍然相當辛苦，我只能作些縫補衣服的工作賺些額外的收入。民國 57 年（1968）時暑假時，再添因為有事外出，一直忙碌到晚上都沒有回家，後來有人通知是因為車禍的緣故，已經送到市立醫院，我趕去時人已經過世了。

4 1946 年 6 月，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考選升學內地專科學校以上學校公費生辦法，當時預計招收一百名曾經在臺灣舊制或日本中學畢業後在高級學校讀滿一年或兩年的學生到中國內地就讀大學，錄取的學生必須先在臺灣省地方行政幹部訓練團施以三個月的訓練然後才能保送或介紹升學內地專科以上的學校，訓練期所有膳宿書籍費用均由公費支應，並發給生活費每月兩千元，當時 8 月 9 日公告的錄取名單中，有顏再策錄取文科的名單；但至 11 月最後確定選派的名單中已無顏再策之名，可見再策此時已放棄選派升學的資格，參考鐘明宏，〈一九四六：被遺忘的青年〉（臺北：沐風文化出版社，2014），頁 21-28、44-46、49-54。



肆、小結：二二八事件受難者家屬事件後的遭遇

據主要受訪人顏陳秋霞女士之子顏清和醫師表示，原本不清楚叔叔顏再策及其父顏再添參加雄中自衛隊，與叔叔顏再策遇難的詳情。直到今年（2017）3 月看到報刊刊載高雄市議員蕭永達與高雄市政府舉辦雄中自衛隊的遊行提及顏再策先生事迹，家屬才注意到這件事。對於受難者家屬而言，一般不願意談論此事，先前二二八事件及顏再策的事情都被視為禁忌，也會較為防備，害怕提到這個事會不會造成什麼後遺症，也不會提出來談論。

伍、採訪後記

本篇口述訪談透過家屬顏陳秋霞女士的口述訪問更能了解受難者顏再策於二二八事件前的求學及海外留學經歷，戰後如何回到故鄉求職的過程，補足再策的生命史，對於終戰前後臺灣知識階層的活動軌跡更為凸顯。另外，顏再策遇難、家屬處境，因事涉機敏，全家人長期避談此事，本篇亦可作為二二八受難者家屬心境煎熬的生活史。